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

臣范來宗

洗馬

臣

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孫球

謄錄監生

臣

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三

起強周大綱獻盡屠
維赤奮若凡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晉書職官志曰

四征起於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徵赤眉戰輒

不利

戰所角翻
徵一逞翻

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

地理志河北縣屬河東郡湖縣屬京北
賢曰湖縣故城在今隴州湖城縣西南

要馮異共攻赤

耆

要一遙
翻下同

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

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辛讀曰狎
下辛起同

上今

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

澠彌
充翻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

萬成計也

十事九成猶有一不中萬事萬
成言算無遺計也要一遙翻

禹弘不從弘

遂大戰移日

言日景
移也

赤耆陽敗棄輜重走

重直
用翻

車皆載

土以豆覆其上

覆敷
救翻

兵士飢爭取之赤耆引還擊弘弘

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耆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

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復扶又翻
敗補邁翻

死傷者三千餘

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奔走上回谿阪

杜佑

通典曰回谿在河南永寧縣東北俗名回坑長四里闊
二大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道皆由此酈道元云曹公

西討燕南路之
險更開北道

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

守

復扶
又翻

辛巳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

春陵節侯

禮天子立親廟四今依以立春陵節
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廟

壬午

大赦

閏月乙巳節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上時掌
翻下同詔

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

壯士變服與赤帻同伏於道側旦日赤帻使萬人攻異

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

所以示弱也

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

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帻

不復識別

卒讀曰猝復扶又翻別彼列翻

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

底

峭谷之底也賢曰卽峭阪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降男女八萬人

降戶帝降江翻

璽書勞異曰

勞力到翻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賢曰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

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余按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方論

功賞以荅大勲赤眉餘衆東向空陽甲辰帝親勒六軍

嚴陳以待之

陳請曰陣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

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

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

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受

積兵甲空陽城西與

熊耳山齊

實曰空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

舉狀同熊耳在空陽西宋白曰空陽故城在福昌縣東十三里

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

令縣厨皆賜食

空陽縣厨也

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

帝改洛為雒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

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

彊其兩翻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

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樂音洛故不告衆耳今

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

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賢曰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言微有剛利也

錚初耕翻倭古巧翻詩倭人僚兮今相傳胡巧翻言倭倭者凡庸之人稱為勝也戊申還自空

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

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

中

趙王良帝叔父也
盆子為其國郎中

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

食其稅終身

實曰均輸官名屬司農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

不償其費故郡國置均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

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

祿殺

更始事見上卷
元年為于偽翻

自繫獄帝赦不誅二月劉永立董憲為

海西王

賢曰海西縣屬琅邪郡

永聞伏隆至劇

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春秋紀國之

地杜佑曰漢劇縣故城在壽光縣南

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

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

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

二州青州徐州也

隆不

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

間古

范嗣使
疏吏制

臣隆奉使無狀

賢曰言
罪大也

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

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

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

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賢曰累托也
音力偽翻

陛下與

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名其父湛流

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

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
齊千乘齊南平原泰山菑川十二郡

帝幸懷 吳漢

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

賢曰軹縣屬河
內郡故城在今

洛州濟源縣東
南蓋古蓋耑

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為大司徒

涿郡太守張豐反

郡國志涿郡在
陽東北千八百里

自稱無上大將軍

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

賢曰跋扈猶
言暴橫也

吾策其無穀必東果

來歸附今度此反虜

度徒
洛耑

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

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也須待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

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

考

異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按霸明年乃為尚書令蓋

追初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

于遺

季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

堵陽縣屬南陽郡杜佑曰唐州方城縣漢堵陽縣應劭曰

堵陽景帝改為順陽二說不同

奉逃歸清陽董訢降

訢音欣降江漸下同

戶夏四

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

去年

奉俞祐今因祐而降

帝憐奉舊功臣

奉鄧晨之兄子也

且釁起吳漢

事見上卷

上年

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

背蒲妹黼

暴師

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

陳讀曰陣

兵敗乃降

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祐位

延岑旣破

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岑據藍

田王歆據下邳

賢曰秦武公伐邳我置以隴西有上邳故此云下

芳丹據新豐

芳姓也風俗通有漢幽州刺史芳乘

蔣震據霸陵張卬據長安公孫守據

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

角姓也漢有角善叔汧若

堅駱延據熱屋

熱屋音舟室姓諧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史記秦之先有大駱

任良據鄆

鄆音戶

汝章據槐里

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方春秋晉有汝齊汝寬各

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

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

異自峭谷之勝引兵而西且戰且行進屯上林苑中延

岑引張卬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

來降

保與堡同

岑遂自武關走南陽

走音秦

時百姓饑餓黃金

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

委於餽輸秦遇餽

馮異軍

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

并送縑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

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

師所類

散其衆歸

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卬蔣震遣使降蜀

鮪于軌翻卬下甘翻

其餘悉平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

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

周建劉永將也

漢迎與

之戰不利墮馬傷髀還營

髀與膝同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

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

三軍之氣以將為主故云然

漢乃勃然裏創而起

創初良翻

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

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

反音幡蓋古盍翻

吳漢

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睢音雖

車駕自

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

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

乙卯晦日有食之六

月壬戌大赦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

與戰于穰

地理志穰縣屬南陽郡

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

豐合豐以女妻之

走音奏妻七細翻

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

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

賢曰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此

地也余據郡國志南陽清陽縣有東陽聚

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

合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陰縣

賢曰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

縣界北水經注沔水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西宋白曰今光化軍本陰縣地

而劉歆孫龔為

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

前此帝嘗用竟為侍中說輸芮翻

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樂音洛

秦豐拒岑彭於鄧

地理志鄧縣屬南陽郡春秋之鄧國也

秋七月彭擊破

之進圍豐於黎丘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揚

州悉定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鄴

此沛郡之鄆縣也賢曰今亳州縣音在何翻

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

降姓諧齊大夫慶氏之後

蘇茂周建犇垂惠

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聚賢曰在今

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杜佑通典曰垂惠聚在亳州蒙城縣西北

共立永子紆為梁

王佼彊犇保西防

佼古巧翻又音効

冬十月壬申上幸舂陵祠

園廟

舂陵節侯以下四世園廟也

耿弇從容言於帝

從千容翻自請北

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

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十一月

乙未帝還自舂陵 是歲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城衆

十餘萬

廬江十二城憲所得者九城耳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

姓譜鄉子

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爲氏後避難去邾漢功臣表有載侯來蒼歙許及邾

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

子陽公孫述字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

西州方畧未知所在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

始起以漢爲名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

之信

揚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

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

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

使疏更

囂既有功於漢

又受鄧禹爵署

事見上卷元年

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罷

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

藉之甚厚

賢曰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也

四年正月甲申大赦

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雒

陽 延岑復寇順陽

郡國志順陽縣屬南陽郡順水東南入蔡括地志順陽故城在鄧州

穰縣西三十里楚之卽邑也復扶又翻下同

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犇漢中

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田戎聞秦豐破恐

懼欲降

降戶江翻下同

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

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

其如掌喻狹也

不如且

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吾降

決矣

岑彭時為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

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

江沂沔上黎丘

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
沔而上可至黎丘也上時掌翻

辛臣

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于岑彭間古翻而以書招戎

問古
覓翻

而以書招戎

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我疑臣賣已灼龜卜降兆中坼

周禮華氏卜以明火藝燠吹其燠契以授卜師鄭玄曰燠燠用荆華之類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華

時髓翻燠哉約翻
燠音俊又子寸翻

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

歸夷陵 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巳巳幸臨平

賢曰縣名屬鉅

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

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

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賢曰鬲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

蓋當土強宗豪右鬲音革余謂守長者守鬲縣長非正官也長知兩翻下同

諸將爭欲攻之

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

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

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五月上幸元氏

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

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

從子容翻

漁陽邊外荒耗

邊外者邊

於外夷也

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

易以政翻

誠臣之

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議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

耿弇征虜將軍祭遵

祭則界翻

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

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

為天子

西都有方士東都因稱為道士好呼到翻

以五綵囊裏石繫豐肘云

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

傍人為椎破之

為于偽翻下同

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

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

况與寵同有助漢之

功事見上第三十九卷更始二年

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

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

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

陽鄉

賢曰良鄉陽鄉皆縣名並屬涿郡陽鄉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宋白曰良鄉在燕為中都漢為

良鄉縣

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

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六月辛亥車駕還宮 秋七月

丁亥上幸譙

考異曰袁紀六月幸譙今從范書

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

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

賢曰前書賁赫音肥今姓作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 憲聞之自郯圍

之 賢曰郯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郯音談 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

龐萌在楚 楚彭城也 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 賢曰擣擊也余

謂擣擣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 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

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

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

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

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月戊午上幸壽春

地理志壽春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壽州縣

遣揚武將軍

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

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憲於舒

地理志廬江郡治舒

縣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會古外翻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

侯霸獨能保全其郡

郡國志臨淮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帝徵霸會壽春

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

少詩

霸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

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

閉相善

援與述皆茂陵人說文曰閉閤也度肝翻

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

援制都布單衣

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闕

之東西謂之襍衣為于偽闕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

述鸞旗旄騎

鸞旗註見十三卷文帝元年旄騎旄頭騎也秦穆公伐南山大梓有一青牛出走入

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警蹕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騎以前驅警蹕

就車磬折而入

賢曰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孔穎達曰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

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式亦當然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

樂音洛

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周公一飯三吐哺以下天下之士

與圖成敗

反修飾邊幅

賢曰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

天下士乎

稽留也

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言志識褊狹如

坎井之蛙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方謂雒陽也

囂乃使援奉

書雒陽援初到良父中黃門引入

中黃門宦者也屬少府

帝在宣

德殿南廡下

廡音武堂下周屋也

但憤坐迎笑

董巴曰古者有冠無憤其戴也加首

有頰所以安物詩曰有頰者并謂此也秦加武將首飾為絳袖其後稍稍作頰題漢興續其頰却探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憤是其制也名之曰憤憤者頭首嚴肅也至孝文乃高頰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蔡邕曰憤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頗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追憤服之謂援

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

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

少相善

少詩照翻

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

陞戰謂衛者持戟夾陞也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說去林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

盜名字謂僭竊位號稱帝稱王也易以政翻復扶又翻說諭為翻勝音升

今見陛

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太傅卓

茂薨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

宛於元翻

岑彭攻秦豐三歲

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帝

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

降戶江翻下同

乃使朱祐等代岑

彭圍黎丘使岑彭傳俊南擊田戎公孫述聚兵數十

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

守式

又翻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

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

考異曰公孫述傳使李育程

烏與呂鮪徇三輔三年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按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烏戰陳倉破之馮異傳亦在今年蓋述傳誤以四年為三年焉作烏耳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是

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

德義思相結納

樂音洛

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但駕馬鉛刀不可強扶

賢曰周禮校人掌六

馬駕馬最下者也說文鉛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言駕馬鉛刀不可強扶而用也強其兩翻

數蒙伯樂

一顧之價

戰國策蘇代謂淳于棼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

倍也數所角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御讀

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賢曰躑躅猶踟躕也毛見

曰躑躅跳也躑直災躑躅直錄翻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

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

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賢曰秋一歲中功成之時故舉以為言管

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

賢曰事見史記

自今以後手書

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

間古覓
制下同

其後公孫述數遣將

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

安王印綬授囂

扶安謂相扶
助而安也

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

蜀兵不復北出

復扶
又翻

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吳漢

薦強弩大將軍陳俊為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

郡國志泰山郡在
維陽東千四百里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

歸隴右

考異曰袁紀曰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奉使
遊先至長安為仇家所殺其弟為囂雲旗將軍

來飲恐其怨恨與援俱還長安按
罷使被殺者周遊也不在此時

隗囂與援共卧起問

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
凡十四見

每接燕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

伏闕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

賢曰此論語孔子
自言已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

好呼
到翻

動如節度又不

喜飲酒

喜許
記翻

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復扶
又翻

二

月丙午大赦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

校
教翻

馬

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

肢補邁翻
呼火救翻

霸曰：

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

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

恃。

馬武為捕虜將軍

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

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

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二人之力

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

悉兵而出攻也

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

斷丁管翻

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

復扶又翻挑
徒了翻下同

霸堅卧不

出方饗士作倡樂

倡音昌

茂雨射營中

射矢如雨也
射而亦翻

中霸

前酒樽

中竹仲翻

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

擊也

易以鼓翻

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

戰以徼一時之勝

數所角翻徼堅
光翻又一遙翻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

戰而屈人兵者也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
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霸蓋引其

言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

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

地理志下邳
縣屬東海郡

與董憲合劉紆

韓佼彊

乙丑上行幸魏郡

彭寵妻數為惡夢

數所角翻

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

蘭卿賢漢歸不信之

子后蘭卿歸見上卷二年賢音致

使將兵居外無

親於中寵齋在便室

賢曰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蒼頭子密等三人

賢曰

秦呼民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于良人也

因寵卧寐共縛著牀

著直畧翻

告外

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

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

頰

捽昨沒翻

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

趣讀曰促賢曰呼奴為將軍者欲其

故已也呼火故
翻為子偽翻

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

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

妻七細翻

家中財物皆以與若

若亦汝也

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

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

被皮義翻加馬使以鞍勒曰被馬

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

遣子密等至于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

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閣門不開官屬

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

怖普布翻

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

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

國師以寵所署置也蓋遵王莽之制

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

伯通彭寵字也

子密之戕君同歸

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

王度猶言王法也

反

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戾也

此而可戾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

名之義

衛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兄孟縶春秋書之曰盜三叛人名謂襄二十一年却廡其

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音鉤
無乃

異於是乎

帝以扶風郭伋為漁陽太守

郡國志漁陽郡在
雄陽東北二千里

伋承離

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

五年戶口增倍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于

上谷

郡國志上谷郡在
雄陽東北二千里

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至京

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

地理志牟平縣屬東萊郡
唐宋屬登州宋白曰牟平

縣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平坦故曰牟平漢牟平故城在
今黃縣東百三十里朝直遙翻請音才性翻又如字

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賊于平原

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

一千三百里

大破之追討餘黨至勃海

郡國志勃海郡在雒陽北一千六百里

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平敵將軍龐萌

為人遜順

前作平狄將軍

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者

論語孔子之言呂與叔曰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為諸侯

龐

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

下遇稼論

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

考異曰東觀記漢

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

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延傳言幸而得免與彼不同今從延傳

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

王屯桃鄉之北

東平國任城縣有桃鄉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

帝聞之大

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

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常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睢陽梁國

都郡國志在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

即國志楚郡在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考異曰袁紀作楚相豫萌今從范書

郡吏劉平伏太

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

號戶刀闔下同被皮義潮創初良潮龐

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

孔穎達曰更息曰蘇言抵絕而更息也

渴求

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

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誅

伐蜀以夾川穀少

夾川猶言夾江也江大川也

水險難漕留威虜將

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

地理

志夷道縣屬南郡

自引兵還屯津鄉

郡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賢曰所謂江津也

當

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

蝗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

定意者從橫之事將復起于今乎

從子容翻復扶又翻

將承運迭

興在于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

諸侯從政

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自為政

本根既微枝葉彊大

本根謂王室枝

葉謂諸侯

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

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

家

師古曰假音工暇翻又工雅翻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

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賢曰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不得罪

于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朝直遥翻

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

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

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竊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于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

師古曰拊偏持其足也居蟻翻

時民

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為于偽翻風讀曰飆

曰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論語所載

洎

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

洎其冀翻契息列翻

劉氏承

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

事見七卷秦二世元

年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

無本功德不紀

師古曰不紀言不為人所記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屈起特起也
屈求勿翻

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仲馮曰神器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

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

師古曰隸賤隸

飢寒

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

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處昌呂翻故雖遭懼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項翻

梁項籍也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師古曰質鑑也伏於鑑上而斬之也卒子恤翻

亨醢分裂亨與烹同又况么麼尚不及數子師古曰么麼皆微小之稱也么

音一堯翻磨音莫可翻而欲閭奸天位者乎奸音干昔陳嬰之母以

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卒讀曰猝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事見九卷

高祖元年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

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春秋史書

記事之而況大丈夫之事序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分扶問
翻下同

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

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于行陳

洗息典翻
行戶剛翻

陳讀
曰陳收陳平於亡命

事並見
高帝紀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

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

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覬音冀
覦音俞距

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

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

河西竇融以為從事

漢制將軍府及司隸刺史郡守皆有從事

甚禮重之彪

遂為融畫策

為于偽勸

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

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

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

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

說輸偽勸復扶又勸

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

制自今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

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

從子容

高可為六國下不

失尉佗

尉佗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佗徒何

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

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

見賢通

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

谷永書見三十

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夏賀良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元二年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

應其占

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卷成帝綏和二年歆字子駿意在改名之後

及莽末西門

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

真汝主也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識楚譜

此皆近事暴著

暴步木翻毛見曰顯

示也又如字義同

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

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

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

等奉書詣雒陽

時衆推融為大將軍故置長史

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

以招之

先悉薦融遺于季翹

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

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

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言左投則蜀重右投則漢重也以此言之欲有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

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時定

開兩說以觀融去就量音良辛子恤齋衡讀曰橫從子容翻

天下未并吾與爾

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

之計

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余謂尉佗之時未置七

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分批問翻

自適已事而已

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

見萬里之外 朱祐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出降輜

車送雒陽吳漢劾祜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祜

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

圍桃城

桃城即桃鄉之城也賢曰在今兗州任城縣北

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

重

重直用鞠

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

賢曰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

北地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師古曰音抗甫

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

聽復行十里宿任城

復扶又鞠任音壬欲度亢父之險故進而宿任城

去桃城

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

挑徒丁鞠

帝令

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

郡國

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

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

至常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
桃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
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
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
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

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

地理志昌慮縣屬東海郡宋白曰徐州滕縣漢蕃昌慮二縣地

應劭註蕃縣即小邾國又有邾國濫城在今縣東南即漢之昌慮縣也師古曰慮音廬

憲招誘五

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

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時證補

帝

至蕃

賢曰蕃音皮又音婆地理志蕃縣屬魯國應劭曰小邾國也師古曰白襄云陳蕃為魯相國人為諱

敗曰皮此說非也郿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杜佑通典蕃音反余謂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當

從通典反音孚袁翻

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

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

降戶江翻

蘇茂奔

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鄆八月己酉帝幸鄆留吳漢攻之

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鄆董憲龐萌走保朐

賢曰朐縣

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朐
音劬宋白曰朐故城在朐山縣西九十里 劉紆不知所

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幸

魯

魯國本屬徐州
帝改屬豫州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

邑軍歷下

賢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
曰袁鮑作濟南王費邑今從耿弇傳

又令

兵屯祝阿

地理志祝阿縣屬平原郡賢曰今齊州縣故
城在今山茌縣東北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

城以縣西有
禹息故城也

別于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

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

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郡國志濟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

全節縣東南

奔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趣讀日促

宣

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

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

誘音酉

野兵

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岡坂者曰坂上時掌翻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

陳讀日陣

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兌懼

賢曰兌恐懼聲音呼勇翻

費敢悉

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

復收又翻積子賜翽聚才喻翽

縱兵擊諸

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郡國志濟南郡在雒陽東千八百里濟子禮翽

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賢曰西安縣名屬齊

郡故城在今青州臨菑縣西北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

臨菑縣屬齊郡

相

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

賢曰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翽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灋水

同名馬水經注灋水東去臨菑城十八里

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

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

易以鼓翽

乃敕諸校後

五日會攻西安

校戶教翽

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

諸將皆蓐食

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

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

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

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

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

復拔又翻所

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

卒讀曰猝頓兵

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

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

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

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

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

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

即就也賢曰奔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少詩沿翻

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

重異等兵

賢曰重姓異名重直龍翻姓譜南正重之後

號二十萬至臨菑大

城東將攻奔奔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

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

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

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

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東北過臨菑縣東

與

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

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于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

陳俊分陳于城下

陳請曰陣下同

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

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賈曰臨菑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

視歆

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飛

矢中弇股

中竹仲翻

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

旦復勒兵出

復扶又
翻下同

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

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

上來奔曰乘輿且到

乘繩
證翻

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

醢山空翻陸德明曰
以筐盪酒賢曰盪也

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

遺于
季翻

乃出

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奔知

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

兩旁伏兵如
鳥之舒翼

人定

時步果引去

昏後謂之
人定時

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賢曰

鉅昧水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水經註巨
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之以為巨

蕩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臨朐縣西
又來北過壽光縣西昧音莫葛翻
八九十里僵尸相

屬

屬之欲翻

收得輜重二千餘兩

重直用翻兩音亮下同風俗通車一乘為一兩箱輜

及輪兩兩而偶故稱兩

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

臨菑自勞軍

勞力到翻

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

以開基

事見十卷高祖四年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

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

難於信也

勅梁京翻

又田橫亨鄒生及田橫降高祖詔衛尉

不聽為仇

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亨與烹同

張步前亦殺伏隆

事見上三年

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

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三年冬奔徙帝幸
春陵自請平齊也

常以為落

落難合

賢曰落落猶疎闊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

追張步步犇平壽

賢曰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
在今青州北海縣復扶又嶺

蘇茂

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

耿弇走之

事見上三年

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

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賢曰負愧也再言
負者愧之甚也

帝遣使告步

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

降戶江

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

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

傳直趨翽

而勒兵入據其城

平壽城也

樹

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

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

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

地理志安丘侯國屬琅邪郡又北海郡有安丘縣宋白曰

密州有安丘縣古根牟國城漢為安丘縣有渠丘亭故莒渠丘公所居也

與妻子居雒陽於

是琅邪未平

郡國志琅邪郡在雒陽東千五百里

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

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

地理志城陽國都莒賢曰城陽

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

降五校餘黨

校戶校尉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初

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

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

堂長十丈廣三丈

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

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疾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

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賢曰勞其勤苦

也勞音力到淵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

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

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賈曰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

也効戶
聚翮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

姓譜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為晉大夫食采

于隨曰

朔方人田颯

颯音立

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

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

原縣

賢曰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

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兵侵苦北邊馮異治關

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治直之

制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

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隗囂矜已飾

智每自比西伯

西伯文王也

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

論語載孔子之言

武王八百諸

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

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

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

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

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

可之事昭速

速不速之速明召也

禍患

昭明也

無乃不可乎囂乃止

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

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

損于名非尊上之意也

賢曰病猶難也

時關中將

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

數所角翻下同

帝以書示囂因使擊

蜀以效其信

效驗也

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盧芳自稱劉文伯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

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帝與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

帝以囂

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

朝直還

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

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款說囂遣子入侍

復扶又翻說

囂

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款詣闕帝以為

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賢曰鐫謂鐫鑿也鐫子全翻

鄭興

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

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

為于偽翻

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

留是以親為餌也

賢曰猶釣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

焉於虔翻

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

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

上林苑中帝許之

將如字

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

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

喁喁

賢曰喁喁魚口向上也音魚容翻

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

所厝

事見上卷元年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

數而欲牽儒生之說

賢曰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先武余謂儒生指鄭興班彪等

棄千

乘之基

列國之賦兵車千乘乘繩證翻

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

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寢彊元請以一九泥為大

王東封函谷關

偽于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

養士馬

六書許

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

不成其敝猶足以霸

前書徐樂之言

要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

失執與蚯蚓同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

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束故也

鬻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

質音致

猶負其

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

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

賈曰本朝

謂光武也今璽書數到

數所角翻

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

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

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

賢曰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

卒有非常

之變

卒讀曰猝

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

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

覆愚老之言驚不納于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王莽

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

賢曰交趾郡今交州縣也南瀛大海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

析兩足並立則相交應劭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趾也余按武帝元鼎六年置交趾州治廣信時已開朔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趾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並屬交州余謂唐之交州

峯州皆漢交趾郡之地國不可指唐交趾一縣而言也

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

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

行詔命

屈其勿翽

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

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

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

郡國志江夏郡在雒陽南千五

百里武陵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郡在

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交趾郡在雒陽南一萬一千里夏戶雅翽守式又翽

下同錫姓光名

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

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

郡國志九真郡在雒陽南萬一千五

百八十里復扶又翻任音壬

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于二

守焉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

處昌呂翻會古外翻

黨入見伏而不謁

几朝謁者必拜稽首以自姓名自言見賢通翻

自

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

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

廷

見賢通翻

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

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

幾居臣願與坐雲臺之下

續漢志曰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衍藉珍玩寶怪皆藏焉

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

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

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

少詩照翻

及即位以物色訪之

賢曰以其形貌求之

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

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

今杭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

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

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復扶又翻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言以疾篤稽留道上不進于行也任音壬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

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不

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于家

卒子悅翻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

樂音洛及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

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旁國拒

匈奴

旁國猶鄰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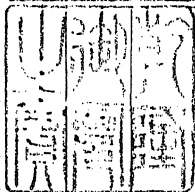
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

王莽之亂西域攻沒

都護其吏士妻子皆不得還

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

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

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孫球

謄錄監生

臣

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
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卷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

役比豐沛

復方
目翻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

悉平

據范紀是年為成等拔舒獲李憲吳漢等拔胸斬
董憲龐萌蓋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萌則山

東平也振胸之上逸振舒事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積

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

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說文曰騰傳也數所角翻

公孫述屢

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即宣帝也

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

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

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

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文有奇復扶又翻

王莽何足效乎

王莽自陳符命遣五威將帥班之天下

君非吾賊臣亂子

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

卒讀曰猝

君日月已逝

謂已老也

妻子

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

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

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

戰

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

何則前死而成功

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

附威加山東

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

用翻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

此時推危乘勝

推吐雷翻

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

師章句賓友處士

處昌呂翻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

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賢曰以翬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

不為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

賢曰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間古蒐翻

使西州豪桀

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

潰

沮在呂翻

天水旣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益州禹貢梁州之域也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

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

賢曰王氏即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為宜及

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

誘音酉

急以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

瓚曰巫山在今

夔州巫山縣東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

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

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

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

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

東帝謂光武。

驅烏

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

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為兵故。

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

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

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

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

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

縣官名少嘗為郎

哀帝時述以父任為郎
好呼到翻少詩沿翻

習漢家故事

出入灋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

數縣

犍居
言翻

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

先王于
況翻

示無大志也迷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為述亡
國張本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

帝起

兵徇潁川異
降以為主簿

為吾披荆棘定關中

為于
偽翻

既罷賜珍寶錢

帛詔曰倉卒蕪婁亭豆粥虜沱河麥飯

事見三十九卷
更始二年卒與

同 粹 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

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

送於齊公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射而亦翻 臣今亦願國家

無忘河北之難

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為國家難乃旦翻

小臣不敢忘巾車

之恩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申屠剛

杜林自隗囂所來

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此

年 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 三月公孫述

使田戎出江關

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

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

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

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

閣敗絕

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

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

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經廣

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

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縣西

述性嚴酷上下

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

也須待孰

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為內應者呼火故翻帝知其終不

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郡國志長安在雒陽

西九百五十里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

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歙許及翻

璽斯氏翻疑疑難故事以允豫不決賢曰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

行貌也音淫余按允讀與猶同毛晃曰允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允字同唐史以允豫之允音淫者誤也歙

遂發憤質責囂曰賢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

鄙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囂字伯春

實職日翻賢曰委質猶屈膝也又音執

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

邪因欲前刺囂

刺七亦翻

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

車而去囂使牛即將兵圍守之

卽下甘翻

囂將王遵諫曰君

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

來歙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

使疏吏翻

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

骸易子之禍

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

遂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

伯春之命哉

重直用翻

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

說皆可按覆

行下孟翻
說輸尚翻

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

言

偽為于翻

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

師古曰坻音丁
計翻又音底

伐木塞

道

塞悉則翻

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

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

偽為于翻

今百姓

遭難戶口耗少

難乃旦翻
少詩沼翻

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

司隸州牧各實所部

所部郡縣名
考覈其實也

省減吏員縣國不足

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

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

舜之盛猶加三考

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大漢

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翻下

同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為天

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

見換易

辛與猝同數所角翻

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

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

勅戶懼緊翻

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

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天於紹興辛讀曰猝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

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

年為一世治直吏翻

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

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

謂十分而稅其一也

今糧儲差積其

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稅一

今依景帝故云
舊制見賢通韻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

賢曰漆縣

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
幽州新平縣漆水在西

馮異軍柁邑祭遵軍汧

賢曰汧水名因

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
隴州汧城縣南汧苦堅翻

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

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

行姓也姓譜周有大
行人之官其後氏焉

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

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

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怛怛小利

賢曰怛怛猶慣習也
謂慣習前事而復為

之爾雅曰怛復也郭景純曰謂慣
怛復為之也怛尼丑翻怛音逝

遂欲深入若得柁邑

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孫武子之言

今先據城以

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

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

卒讀曰猝

巡軍驚亂奔走

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

定等悉畔隗囂降

長知兩翻

詔異進軍義渠

義渠縣屬北地郡古義渠戎地

也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與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

皆降

與音郁鞬居言翻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

先后末屬

謂孝文竇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

累世二千石臣復假厯將

帥守持一隅

復扶又翻

故遣劉鈞口陳肝膽

事見上卷上年

自以底

裏上露長無纖介

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

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

三分鼎足之權任置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

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

人

分扶問翻背蒲妹翻

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

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

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

賢曰高平縣屬安定後改為平

高今原州縣

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

姓譜

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

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

厚

尉與慰同尉安也藉薦也尉以安於身上藉以安於身下

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

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賢曰謂漢遭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回

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

此也

偽為于翻

而忿悁之間

悁恚也吉縣翻躁急也

改節易圖委成功

造難就

委棄成就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

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

當今西

州地執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

易以疏翻下同

難以自建計

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

負虛交而易彊禦

負恃也
易輕也

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

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

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

復扶又翻下
同難乃旦翻

是使積病不得

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

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

謂憂之之過而言之甚切
將以為德而反以取怨也

知且以言獲罪也不納融

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

破之

更始時先零羌封何等諸種殺金城太守據其郡囂賂遺封何等結盟欲發其衆零音憐

因並

河揚威武

賢曰並蒲浪翻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

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

融祖父墳

墓在扶風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

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

遠物也數所角

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

翻遺于季翻

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

援聞隗囂欲貳於漢

先悉薦翻

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

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

東謂臣曰本欲為漢

偽于

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誦以

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惡其上

怨

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

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

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

陳禍福

說輸苗耨為于偽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

使謀而來

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

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閑拒背畔為天

下表

魏囂字季孟賢曰表猶標也言為標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背誦妹翻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

遺于季翻

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賢曰王元

字游翁據魏囂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

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

所謂

以九泥封函谷間也

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

間古覓翻

過存

伯春

存存間也時因囂子恂於河內伯春恂字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

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

號泣

號戶刀翻

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

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

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

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樂羊也余謂此正引

高帝答項羽之事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

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即其所常言以感人

悟物者而窮其本情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

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事見上卷四年
賢曰愧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往附之

賢曰陸陸猶碌碌也

將難為

顏乎

言將有
遜色也

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言

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
為質也復扶又翻質音致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

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
也字林曰併音卑正翻朝

直遙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共說季孟

牛即字孺卿
說輸芮翻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

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

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

春卿事季孟外有

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

邪應有切磋

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

豈有知其無成

而但姜媿咋舌义手從族乎

賢曰姜媿更弱也姜音於罪翻腰音乃罪翻咋吐格

翻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賢曰以食為喻少詩沼翻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

言

為于偽翻

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

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

咸敬重焉

更工衡翻

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

卒讀曰猝

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

親自追還

此因王元隴城之捷而有嫚書也

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

杖則受

賢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辭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

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

復扶又翻

汧苦堅翻

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

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

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

今若束手復

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

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

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使疏吏翻

匈奴與盧芳為寇

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

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始二

年颯音立好呼到翻

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

漢官儀曰

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蹙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

公孫

述立隗囂為朔寧王

賢曰欲其寧靜北邊也

遣兵往來為之援執

張形執以為之援也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

書者不得言聖

上時掌翻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

賢曰謫責也音直革翻見賢通翻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

處位

處昌呂翻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

則人位謬矣

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

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

臣讓善之功

賢曰濟成也

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

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

疾

元苦浪編

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

意洪範之灋

賢曰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

帝躬勤政

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夏四月壬午大赦 五月

戊戌以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

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

者帝賓臣者霸

元王莽厭難將軍陳歆之子賢曰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

故武王

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

禮太宗假宰輔之權

賢曰蕭何為相國高祖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孝文也申屠嘉

名責節通孝文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

以偷天下

操于高鞠

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

相之威以刺舉為明激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

弟變其父兄

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變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臺也毛晃

曰陪臺臣也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故家之臣僕謂之陪僕長知兩鞠

固密瀾峻大臣無

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身為世戮

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

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

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酒泉太守竺曾以

弟報怨殺人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屑等

自免去郡竇融承制

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為酒泉太守

更工衡翻彤余中翻

秋

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宋白

曰滑州潘原縣漢陰槃縣地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

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

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馮異傳

六年夏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單拘邑未及至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拘邑異

即先據柁邑破玃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侵三輔事亦同按此文勢緣諸將才敗還隗囂即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柁邑也然則馮異祭遵之破王元行巡實在六年明矣至十年八月紀又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却之此即隗囂傳所書秋竄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令別將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者也據此是竄兩歲各嘗攻馮異祭遵矣故連傳亦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七年秋紀之且傳云竄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馮異何緣稽緩爾以不至柁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

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竄兵已退乃

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

降戶江
胡下同

拜太中大夫

封向義侯

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

朔方太守田颯

颯音立守式又翻下同

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

前代錄匈奴貴姓喬氏代為輔相

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

讖楚諧翻

與

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

好呼到翻斷下流翻

何如對曰

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

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南陽太守杜詩

郡國

志南陽郡在雒陽南七百里

政治清平

治直吏翻

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

修治陂池

治直之翻

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

比薄必翻又毗至翻

時

人方於召信臣

方比也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召讀曰邵

南陽為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

陽

賢曰畧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番音鑑宋白曰畧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

隴城魏黃初中改為隴城時隗

囂居隴以地理考之當從宋說

斬隗囂守將金梁

姓譜金古金天

氏之後又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以祭天金人為金氏

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

畧陽甚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易以政制

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

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

卒頓敵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

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

賢曰雞頭山道也一名堂崗山在原州西塞悉

則牛邯軍瓦亭

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北佑曰瓦亭關在唐原州

之蕭關蕭關漢朝卯縣地卽下甘翻

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孫述

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

斷丁管翻下同

囂盡銳攻之

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剗

剗在馬

帝不從西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以漆水名
縣杜佑曰新平漢漆縣地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

允與猶同

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

必破之狀

說如字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

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

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

竇融率五郡

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

月氏為匈奴所破餘種西踰葱嶺其不能

去者保南山號

輕重五千餘兩

重直用翻兩音亮

與大軍會是

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

朝直退翻

融先遣從事

問會見儀適

賢曰猶言儀注余謂適當也會見之儀各有常也見賢通翻

帝聞而善

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

殊異也絕也謂待之

之禮異絕於羣臣也

遂共進軍數道上隴

上時掌翻

使王遵以書招牛

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罵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

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

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

賢曰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余據地理志西縣本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

西城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為縣名誤矣

而田弇李育保

上邽

上邽縣屬天水郡
奔古舍翻

畧陽圍解帝勞賜來歙

勞力班生到蒲

絕席在諸將之右

專席而坐於諸將之上
不與諸坐者並也

賜歙妻縑千匹

毛晃曰縑并絲
縐又縐也

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

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謂必不歸降如黥布

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

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

融封安豐陽泉

募安風四縣皆屬廬江郡

弟友為顯親侯

郡國志漢陽郡有顯親縣賢曰故城在今秦州成紀

縣東南帝置顯親縣以封友褒顯竇氏有孝文皇后之親也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

竺曾助義侯梁紇成義侯史苞襄
義侯庫鈞輔義侯辛彤扶義侯
遣西還所鎮融以久

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
數所角詔報曰吾與將

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循撫也

也順無擅離部曲
離智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

兵亦叛京師騷動
郡國志潁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帝

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郭憲字子橫秋八月帝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

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
復扶又每一發兵頭

須為白

言苦心於軍事也須與鬚同古字通用

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

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近其斬翻

當以時定惟念獨

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

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

賢曰狡猾也間古莧翻說文曰誑亦

誤也音卦

如朋乘輿南向

乘繩證翻

賊必惶怖歸死

怖普布翻

臣願執

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恂前為潁川太

守故云復借也乃留恂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闢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

社師古曰鎮撫吏民受納餘降降戶東郡濟陰盜賊亦

起

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濟陰郡在雒陽東八百里濟子禮

帝遣李通王常擊

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

東光縣屬渤海郡威賢曰今滄州縣

信著於衛地

東郡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

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

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璽斯氏翻

戊寅車駕還自潁

川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犇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

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冬十月丙

午上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楊廣死隗囂窮困

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

水經註戎丘城在西城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登城呼

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偽于

願諸軍亟

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

刎扶粉翻

初帝敕吳漢曰諸郡

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

沮在呂翻敗蒲邁翻

宜

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

後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

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

卒讀曰狎

鼓譟大

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

呼火故翻陳讀曰陣

元

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

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

重直用翻蓋古孟翻

囂出

兵尾擊諸營

尾擊謂尋其後而擊之也

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

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

汧口堅翻

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

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為于偽翻

校尉太

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

姓諧唐叔虞之子受封於河內溫因以命族又御至食采

於溫號溫季因為族據序傳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苟宇所獲

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為

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即為之
又云即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宇曉譬

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

節撾殺數人

撾職瓜翻擊也

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

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旣為賊所

殺無令須汙土

汙烏故翻

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

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朝

貢帝復其王號

王莽貶高句麗為侯今復其王號句音如字又音駒又巨俱翻

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

潁陽縣屬潁川郡

詔馮

異并將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賢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

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馬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

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

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

牢

復扶又翻下同

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

皇后卿曰將行秦官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西都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東都之後純用閹人矣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

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

如祭征虜者乎

遵為征虜將軍

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

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

言帝念祭遵屢以為言羣臣愧不如遵各懷懼也銚音姚帝

乃止

隗囂病且餓餐糗糒

鄭康成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糒乾飯糗去火糒又丘

救糒糒音備

恚憤而卒

恚於避糒卒子恤糒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

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弇助純帝使馮異擊

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

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

任音

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

夷道夷陵

五年春彭留馮駿軍江州分
屯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

因據荆門虎牙

水經註曰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山在南上合
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

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今峽州夷
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橫江

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

關樓范書作闔樓猶
今城上敵樓也攢柱

官翻叢木為柱曰
攢柱又作管翻

結營跨山以塞陸路

塞悉
則翻

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維氏登輶轅

維氏縣屬河南尹縣有
維氏山輶轅山輶轅坂

並在雒陽之東南
緹工戾翻轅音環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

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

高柳縣屬代郡賈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水

經註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

城在今雲州定襄縣水

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

鈔是交翻

詔朱祐屯常山王常屯

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谷

太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

監古衙翻

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

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

息氣也

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

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杜

茂與賈覽戰於繁時

賈曰繁時縣屬鴈門郡今代州縣時音止余按唐代州繁時雖存漢

縣名然非古繁時也

茂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

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

拒司徒掾班彪上言

續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今涼

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

州部皆有降羌

降戶江翻

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

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

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被皮義翻處昌呂翻數所角翻黠下八翻

為于偽翻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武帝開西南夷置一都尉

幽州部

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

應劭曰漢

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校戶數翻

治其怨結

治直之翻

歲時巡行

行下孟翻

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

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

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盜殺陰貴人母

鄧氏及弟訢

訢許斬翽

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

帝追

爵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後漢舊制惟皇后父封侯貴人未正位中宮而追爵其父非舊也復

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

先登陷陳之功

復扶又翽陳讀曰陣

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

下觖望

賢曰觖音羌志翽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一音决猶望之也

誠所不願帝嘉

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

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晚公主

取讀曰娶

愚心實不安也富

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

自降挹

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

卒不為宗親求位

卒子恤翻為于

偽翻

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伋招

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

附農者附於農籍也召讀

曰因自効專命

賢曰謂擅放降賊也効戶槩翻

帝不以咎之後宏吳等

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

絕 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王

拘彌即前漢之扜婁

唐曰寧彌西夜國去維陽萬四千四百里

而使康兩子王之

王于况翻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

人出高柳擊賈覽

復扶又翻

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平城

下

平城縣屬

破走之

夏陽節侯馮異等

馮異傳云封異陽夏侯賢

曰夏音賈馬武傳未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陽夏縣屬淮陽郡夏陽縣屬左馮翊未知孰是夏

陽之夏戶雅翻

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

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

天水冀縣有落門聚有落門山賢曰

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

未拔夏異薨於軍

秋八月己亥上幸長

安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

帝之上隴也遣馬援

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抵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

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

賢曰從雒陽至

高平長安為中

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

以制四方也

從千容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

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

寇恂往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

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

使使疏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
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

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謂文死則峻
亡其膽也

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來歙與諸將

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

徙諸隗於京師以東

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
彊宗恐其後復能為變也

後隗

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先零羌與諸種

寇金城隴西

零音憐種章勇翺

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

蓋古

翺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

涼州流通焉

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

庚寅車駕

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

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

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

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

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

岑彭屯津鄉

數攻田戎等不克

數所角翻

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

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

裝戰船數千艘

艘蘇遭翻

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

之

棹卒持棹行船者也

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

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

為重而已

彭為征南大將軍故稱為征南公

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

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

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上時掌翻

而攢柱有反杷鉤

反把鉤者既鉤佳敵船使不得進也
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奇船不得去奇乘執殊死

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

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

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

先以隆守南郡而上

奏也上時掌翻

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

江關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川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

即古捍關也杜佑曰巴山縣古扞關如此則別是一處

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

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

勞力到翻復扶又翻

百姓大喜爭

開門降

降戶江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

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

後將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

選官屬

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

卒讀曰猝

留

馮駿守之自引兵秉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賢曰墊江縣名屬巴

郡今忠州縣也按宋白續通典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徒協翻平曲地闊收其米數十萬石吳

漢留夷陵裝露橈

繼進

爾雅曰橈謂之橈露橈謂露橈在外人在船中橈音饒

夏

先零羌寇臨洮

臨洮縣屬隴西郡零音憐洮音韜

來歙薦馬援為隴西

太守

郡國志隴西郡在雒陽西二十二百二十里

擊先零羌大破之

公孫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姓譜環姓也楚環列尹之

後又楚有賢者環淵河池縣屬武都郡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

破之遂克下辨

辨皮蒐

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

未殊

未殊謂未絕也客刺七亦潮

馳名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

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

延為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

今使者

中刺客無以報國

中竹仲潮下同

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

蓋延

字巨卿屬之欲潮

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

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

強其兩翻

歎自書表曰臣夜人

定後

日入而羣動息故甲夜謂之人定

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何人謂不

知何人也

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

稱尺

夫

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賢曰骨鯁謂正直也

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

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

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被皮義翻數所角翻

投筆抽刀而絕

凡為人所

刺者刀在身猶未死抽刀則氣絕矣

帝聞大驚省書攬涕

省悉景翻

以揚武將

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

葬

乘絕證翻

趙王良從帝送歛喪還入夏城門

維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

或與中郎將張卬爭道叱卬旋車又詰責門候

百官志城門校

尉掌維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卽下甘翻

使前走數十步司諫校尉鮑永

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

勅戶

又戶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

百官志司諫校尉從

事更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維陽朝會與三府掾同

恢亦抗直

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

陵

司諫校尉主三河三輔弘農霸陵縣屬京北行下孟翻

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

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

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六卷更始二年

上時掌

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

武帝置十三州

刺史皆部使者也司隸今出所部故言奉使使疏吏翻

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

也

行下孟翻

帝意乃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

及資中

廣漢縣屬廣漢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皆漢資

中地磐石縣資州治所漢資中故城也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

賢曰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

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

涪音浮杜

佑音符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即臧宮遡涪至平陽鄉之

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上時掌翻自分兵

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

賢曰都江成都江也東白曰卿江一名都江一名成

江都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

武陽

賢曰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隆州隆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劉昫曰唐陵州仁壽縣漢

武陽縣地或曰今眉州眉山彭山縣本漢武陽縣地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使精騎

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賢曰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宋白

曰蜀志漢元朔二年置廣都縣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為雙流唐龍朔三年析雙流縣又置廣都縣於舊縣

南一十二里

執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

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

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

帝紀作沅水此

作沅承臧官傳之誤也賢曰水經註曰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潼川府

通泉縣北有沅水

臧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

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

復扶又翻

官欲引還恐為

音去聲

所反

賢曰反音韻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

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

昌

志翻騎奇寄翻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

呼火故翻

卒讀曰猝

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

萬餘人水為之濁

為于偽翻

延岑犇成都其眾悉降

降江翻

盡

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

賢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

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

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

鄉

城宮傳作平陽鄉此逸平字水經註曰城宮沂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經綿竹縣北

則平陽卿當在綿竹縣界

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

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

張隆皆勸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

言少隆皆以憂死

省悉景翽少詩照翽復扶又翽

帝還自長安冬

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

刺殺之刺

七亦翽

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彭持軍整齊秋豪無犯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

遣使迎降

任貴降述事見四十卷元年叩渠恭翽任音壬

會彭已被害

被皮義翽

帝

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之

偽于

馬

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

郡國志武都郡在雒陽西一千九百里

先零諸種

羌數萬人屯聚冠鈔拒浩疊隘

零音憐種章勇翻鈔楚交翻浩疊音告門

成

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

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

破羌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宋白曰

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後魏得羌地於此置西都縣隋改為湟水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

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

易以政翻

其田土

肥壤

賢曰無塊曰壤

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

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

為于偽翻

起塢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字或作塢一古翻

開溝洫

洫況域翻

勸以

耕牧郡中樂業

樂音洛

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

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二月吳漢

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上時掌翻

郭伋為并

州牧過京師

過古禾翻

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

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

言及之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象北涖灘盡象
北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

魚涪津

續漢書曰捷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
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涪音浮

遂

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捷為界

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

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

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賢曰市橋即七

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南石牛

門外曰市橋

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

不能禁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帝必欲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又下詔諭述曰

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

二人受害見上卷上年歟許及翻

今以時自

請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數所角翻

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

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

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秉利遂自

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

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

臨事勃亂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

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

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復扶又翻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

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

吉將衆十許萬

十許萬者約言之也

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

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

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

厲勉也毛晃曰勉厲之厲

有修飾振起之意

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

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

量音良

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

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

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

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

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

至晡

日加申為晡奔謨翻

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

尚拒述具以狀上

上時掌翻

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

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賢曰略猶過也

若先攻尚

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

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

其郭中

成都郭中也

臧宮拔縣竹破涪城

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縣竹縣

宋白曰縣州巴西縣本漢涪縣

斬公孫恢

恢述弟也

復攻拔繁郾與吳漢會

於成都

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郾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

益州郾縣北郾音皮

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

大司空印綬

上時掌

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

感通首創大謀

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

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

陵侯

名讀與郾同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

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

易以

不宜有

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

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

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

而潛遣奇兵出吳

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

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

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

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

說如字漢從

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

臧宮傳作咸門賢曰

咸都城北面東頭門此衍陽字東或作西

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

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

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

邯戶甘翻

述兵大

亂高午犇陳刺述

陳讀曰陣刺七亦翻

洞宵墮馬左右輿入城述

以兵屬延岑

屬之欲翻

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

降戶江翻

辛巳

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

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

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

鼻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

更工衡翻

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

地觀放麕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

不忍放而與其母孟孫起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傅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吸之盡一杯文侯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將即初亮翻

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業平帝元始中除為郎會王莽

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夫既不仕於莽其肯為述起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

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告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

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

珍御謂食

珍之供進者

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

為于偽翻下同

身名俱全不亦

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為

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

論語載子張之言也

何乃誘以高位重餌

哉

誘音酉

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

斷音丁

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

弔祠賻贈百匹業子輦逃辭不受

輦音暉

述又聘巴郡譙

玄

姓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玄平帝元始四年為繡衣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弃使者車

歸家
隱遁

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

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

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

為于
偽翻

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

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
為郎王莽篡位並弃官

西歸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

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

言身為漢臣豈
不念故主乎

王皓先自

刎以首付使者

刎武
粉翻

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

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

為癩陽狂以避之

捷居言翻費音秘又父沸翻

同郡任永馮信皆託

青盲以辭徵命

青盲者其瞳子不精明不能睹物任音壬

帝既平蜀詔贈常

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

少隆死見上卷上年

譙玄已卒祠以中

牢

師古曰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

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郡國志合

浦郡在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

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

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

益州太守

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百里

齊訓農治兵

治直之翻

降集

羣夷甚得其和

降戶江
翻下同

公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

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

問古
翻

使疏
吏翻

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

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

都

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邛將其種人南出
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

為羗牛種越嵩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
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爰劍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為

湟中諸種羌
種章勇翻

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

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

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

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決曹金曹倉曹等掾俞絹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

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

黠丁八翻

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

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

城發兵

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長知兩翻

援時

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

賢曰曉喻也寺官舍也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師普布翻

後稍定郡中服

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愞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

山桑節

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東光成侯耿純皆薨

諡法好康自克曰節

有功安民曰烈賀琛曰佐相克終曰成惇庵惇固曰成

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

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郎將

乘繩證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弇兄弟六人

弇舒國廣舉霸兄弟六人

皆垂青紫省侍醫藥

省悉景翻

當世以為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

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

治飛狐道以通趙魏應援北邊之兵

築亭障

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上

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

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

乘繩證翻兩音亮被皮義翻

既至詣城

門上印綬

上時掌翻

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

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

又

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

河西最為富饒

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月氏戎所處匈奴名蓋藏城語訛為姑臧

城長知兩翻

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

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

脂膏不能自潤

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處昌呂翻

及從融入朝諸守令

財貨連轂彌竟川澤

轂戶谷翻

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

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睢音雖任音壬

帝親見戒

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

不忠

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為長又與上語相

應今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曲禮曰毋

雷同鄭氏註曰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

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郡國

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

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扶又翻

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

時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

賜騎士馬駕鼓車

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鉦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聽

音樂

喜許既翻

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

南郅憚拒關不開

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憚於粉翻

上令從者見

面於門間

見賢通翻

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

中門入

賢曰東面中門也

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尚書無逸之辭盤樂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

門候為叅封尉

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叅封縣屬琅邪郡

二月遣

捕虜將軍馬武屯虜沱河以備匈奴

序讀曰呼

盧芳攻雲中

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

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

守封鐫胡侯

錫子全勳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

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

爵為侯

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山常

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舊陵之太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改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丁巳以趙王良為

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良帝叔父章興帝兄子也是

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張純

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

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

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

食富平之半

賢曰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

庚午以紹嘉公孔

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

平帝元始四年改紹嘉公曰宋公承休公曰鄭

公今又改鄭曰衛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

郡國

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二百里

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

軍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

宛於元

詔過家上冢賜穀

二萬斛

上時掌翻

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

更封衡制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

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淳于高密四縣賢曰高密國名

今密州縣余據西漢以高密為王國東漢為侯國屬北海國賢所云蓋侯國也李通為固始侯

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寢縣也帝更名史記正義曰孫叔敖以

寢丘土寢薄取為封邑李通又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

食郁秋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

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

肩自隴蜀平後非警言急未嘗復言軍旅

樂音洛復扶又翻皇太

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論語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此非爾所及

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

甲兵敦儒學

去羌呂翻

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

職為過

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

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

大將軍將軍印綬

上時掌翻

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

請

朝直還翻請才性翻又如字

鄧禹內行淳備

行下孟翻

有子十三人各

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灋資用

國邑不修產利

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

賈復為人剛毅

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

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

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宥曰回曲也曲法以容也

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

保其福祿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

器葆車輿輦於是灋物始備

賢曰瞽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審也

郊廟之器樽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與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與輦之類傳直繼翻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

書調役

調徒
弔翻

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甲寅以冀州

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

朝直遣
翻下同

在

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

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

數所
角翻

上疏曰臣融

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

識楚
替翻

誠欲

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具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

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

復扶又翻問古覓翻

見賢遍翻下以意推

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

逡巡却退貌

帝知欲有

讓遂使左右傳出

傳音使融出也

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

公欲讓職還土

賢曰日者猶往日也

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

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重直用翻

五月匈奴

寇河東

十四年夏印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舊太守

郡國志越雋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
雋音髓卽渠客翻任音壬上時掌翻

秋會稽大疫

郡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
三千八百里會古外翻

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

使奉獻

莎素禾翻
鄯時戰翻

西域苦匈奴重斂

斂力
膽翻

皆願屬漢復

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

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更易殺人

易以
政翻

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

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

去羗呂翻

刑罰在衷無取於輕

衷中也適也

高帝受命約今定律誠得其宜

高帝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定

律九章

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

文帝元年除收挈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

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

丁斷

亂

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按嘉傳及刑法志並

無其事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

厥於葉翻

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

於左

體政體也傳音附

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

典事下公卿

下選嫁翻

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

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果桃

菜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

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

賢曰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

相匿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

復扶又翻

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尚書

呂刑之言

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

內稱治

治直吏翻

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

人易犯之所致也

易以
疏翻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

好呼
到翻

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

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復扶

又翻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歆一
葉翻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賢曰成禮具禮也言
不以非命而降其葬

禮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說傳說也

音悅九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陸德明音瞑莫通翻眩玄通翻徐又呼縣翻瞑眩

用極也

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

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

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累力瑞翻

丁未有星孛於昴

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卑間為天街黃道之所

經也字肅內翻

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

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

六百五十里

匈奴寇鈔日盛

鈔楚交翻

州郡不能禁二月

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

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

郡國志雁門郡在雄

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雄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

部遂復轉居塞內

復扶又翻

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

每部各數千人也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

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

濟子禮翻

蒼為東平公延為淮

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馬為左翊公京為琅邪

公

耶音

癸丑追諡兄續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

續功業不就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

其少貴

少詩照翻

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

平陰緱氏二縣皆屬河南尹緱工侯翻

其後章遷梁郡太守

梁郡在雒陽東南八百五

十里興遷弘農太守

郡國志弘農郡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

帝以天下墾

田多不以實自占

占之贍翻

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

州郡檢覈

覈者考其實也下戶稼翻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

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

度徒洛翻

呼火故翻

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

羸倫為翻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

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

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弘農郡義取弘大農桑為名

帝詰吏

由趣

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

吏不肯服抵言

於長壽街上得之

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洛陽城中

帝怒時東海公陽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

敕教戒也

當欲以墾田相方

耳

敕教也戒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

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

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

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虎賁將虎賁中郎將也將即亮

翻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首式上由是益奇愛陽為

陽為太子張本遣謁者考實兩翻平右長吏阿枉不平者長知冬十

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賊罪

千餘萬下獄下遐歙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生

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偽于至有

自髡剔者毛晃曰剃髮曰髡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也

有大夫禮孔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獄中十二月庚午

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

復扶
又翻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

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

治直
之翻

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

杜佑曰雲
洲治雲中

縣縣界有高柳城關曰高柳在猗氏縣北百三十里
卿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
巖疊巖霞舉雲高連
山隱隱東出遼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

秀兩岐

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
葉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罕有兩岐者故以為瑞

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樂音
洛

安平侯蓋延薨

蓋古
燕翻

交

趾麓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

師古曰麓泠音麋零交州外域記曰交趾

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有雒將銅印青綬宋白曰

峯川漢麓泠縣地

交趾太守蘇定以灋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

俚皆應之

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雒陽南萬三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

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隴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

都麓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三月辛丑晦

日有食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

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

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漢儀虎賁騎鶡冠虎文單衣度徒洛翻從

千容翻
賁音奔

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

守式又翻
相息亮翻

對曰死得其

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

復扶
又翻

上大笑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

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

下遇
稼翻

聽羣盜

自相糾擿

賢曰擿猶發
也他狄翻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

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

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

不以為負

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負也愞而應翻又奴亂翻

但取獲賊多少

為殿最

殿丁旬翻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

更工衡翻賊

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

稟給也帥所類翻

使安生

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芳與閔堪使使

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

繒慈陵翻

因使

和集匈奴芳上䟽謝自陳恩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

月

朝直遙翻下同

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

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

復扶又翻下同

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馬援奏宜

如舊鑄五銖錢

廢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

上從之天下賴

其便盧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

論法慈惠愛親曰孝

初懷縣大姓李

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憲窮治其姦

憲許記翻又讀二曰憲治直之翻

二

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

為于偽翻

憲終不

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

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既薨上追思良乃貫

出子春貫時夜遷憲為平原太守郡國志平原郡在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乙亥晦袁紀乙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故秦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妖賊李廣攻沒皖城賢

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遣虎賁中郎將馬援

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寵

衰數懷怨懟

數所角翻
難直類翻

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

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

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

好呼到翻

父不能

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

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

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

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

量音良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賢曰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

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

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

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

為王 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

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少詩照翻

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

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治直之翻

十二月還自章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

復扶又翻

帝賜賢西域

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

不可假以大權

唐氏族志伯益之後封於鬻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敦

煌郡在雒陽西五千里敦徒門翻

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

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

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數所角翻下同

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為遼東太守

賢曰襄賁

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祭則介彤當作

彤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

從弟也

從才用翻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

車船修道橋通障谿

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為阻則治橋道以通之

儲糧穀拜

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

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

南擊交趾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

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

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

賢曰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
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帝遣吳

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

蒲坂縣屬 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至浪泊上

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旣平交趾秦
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

交趾麓冷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冷
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

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 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

谿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谿其地蓋在麓冷縣西
南水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

南記曰山溪瀕中謂之完賢曰其地今岑州賊遂散走
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

宮 五月旱 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

復扶又翻

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

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

郡國志廣漢郡在雒

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 圍成都百餘日秋

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

編竹木以渡水大曰筏小曰桴

泅江下

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

於南郡長沙而還

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冬十月庚辰上幸

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還祠章陵十二月

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

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

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

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

穆次第當為元帝後

昭讀為
侶音韶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

於太廟

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

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
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
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

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祭祀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

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
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
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
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
宗廟皆為侍祠馬援斬徵側徵貳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

妖於驕翻單音善
原武縣屬河南尹

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

官將兵圍之數攻不下

數所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

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
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

小挺緩令得逃亡

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
挺重因挺寬也音待鼎翻

逃亡則

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

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

等至居風降之

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
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

十里山有風
門常有風

嶠南悉平

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
高曰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

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
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

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 援與越人申

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賢曰駱者越別

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閏

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 郭后既廢太子彊

意不自安到憚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

殆

說輸芮翽處昌呂翽近其靳翽

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

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數所角翽

上不忍遲回

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東海王陽

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

子之情重久違之

重難也

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

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

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

後灋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

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諫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

之情愈篤

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

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

問古蒐勸處昌呂勸

亦

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

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

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

施而門無遊俠

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

徒好呼到翻施式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姓

政翻快戶煩翻

鮮于本子姓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裒蒲侯翻知其有用猶

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厚善以為華而少

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少詩沿翻為于偽翻是以世稱其忠上

以沛國桓榮為議郎沛國即沛郡建武二十年中山王輔徙封沛始為國續漢志凡郎官

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議郎秩六百石使授太子經車駕

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難乃榮辨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厭服也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一葉翻

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

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

鍾興為公羊春秋嚴氏學也

賜興爵

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

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

復扶又翻

而興遂固

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

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

亭候之

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儀曰雒陽十二城門門一亭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

門門外有萬壽亭乘繩證翻

駐車叩馬

叩近也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

失

數所具翻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

宣欲箠殺之

箠止蓋翻

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

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

治直之翻

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

楹柱也

流血被面

被皮義翻

帝令小黄門持之

小黄門宦者也屬少府

使宣叩頭謝主宣

不從彊使頓之

彊其兩翻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

為白衣時藏亡匿死

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

吏不敢至門今為天

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

項令出

賢曰彊項言不低屈也

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

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慄當作慄慄音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慄疾也非此義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

復芳目翻下同

父老前叩頭言皇考

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

賢曰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風俗通曰

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又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每來輒加厚恩願

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

任音壬勝也

日復一日

日復之復扶又翻下復增同

安敢遠期千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

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西南

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雋雋音

雋

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瀆必行已不得自放

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勞力因襲擊尚尚

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越雋郡治邛都任貴所據宋白曰漢邛都縣唐為雋州越

雋縣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太倉令

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下邳縣

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

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

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

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

漢性彊力

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陳讀曰陣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

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

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辦皮蒐翻具也賢曰即裝

也避明帝諱改之

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

巡曰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慎之察也斤音靳

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

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匈奴冠上黨

天水遂至扶風

郡國志上黨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雒陽西二千里

帝

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賢曰尚書

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雒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

殿也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會
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

疾瘳召見興

見賢通翻

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

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

事

彊其兩翻復扶又翻
任音壬朝直遥翻

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

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以左

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徙中山

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

豐盛莫比

況郭后弟也數恩況者以慰后心耳數所角黷

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

勞力到黷援曰

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

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

東海楚沛國

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彊兼食魯郡而都於魯時猶為魯王興國

十

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壬寅車駕還宮馬援

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

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

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復扶又翻

居高堅自持勉思

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

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

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

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

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

帥所類

烏桓與

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

被皮義其

居止近塞

近其

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

辜

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

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

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

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

外白山者最為彊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

考異曰

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

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
高柳袁紀在八月祭彤事前今從之

鮮卑萬餘騎寇

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

被皮義
翻陳讀

曰陣虜大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

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闚塞

裸即果翻怖
普布翻復扶

又翻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

并西域數攻諸國

橫戶孟翻
數所角翻

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

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

見皆流涕稽首

鄯上扇翻
稽音啓

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

史所謂量時度力也

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

敦煌門翻

願留

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戊辰地震冬

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為大

司空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

半賢曰三分損一為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

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

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

烏桓乘匈

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

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降戶江

西域諸國侍子

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

善攻殺龜茲王

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

鄯善王

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

復扶又

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

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

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任其所從

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

南羌

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

乃表河曲列四郡

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也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

丁斷

管翻氏音支

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

景玄默養民五世

高惠及呂后文景為五世

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故能睹犀布瑇瑁

瑇瑁音代瑁音妹

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

杖則開牂牁越雋

音矩牂音雋

聞天馬蒲萄則通大

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

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觀古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之令觀也及

賂遺贈送

遺于季翻

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勝音升

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

權古岳翻酤古暮翻

筦鹽鐵鑄白金

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

畜許救翻

民力屈

屈其財用勿翻

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

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

使疏吏翻衣於旣斷丁亂翻

然後勝之是

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

所悔哉

事並見武帝紀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

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別彼列翻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

畜許救翻

與漢隔絕

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

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

使置質于漢

樂音洛數所角翻
質音致謂侍子也

願請都護聖上遠覽

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

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禹貢曰西戎即序
即就也序次也禹

就而序之非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
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
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
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以矣
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
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却走馬事見十三卷

文帝
元年

資治通鑑卷四十三